改亭文集

攺亭集卷二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璜仝姪嘉禾重編

同書補遺序

人物之患莫大乎異同之見紛然而不可止既莫不愛其所同憎其所異矣復尊其所異忽其所同既同其鉅而異其細異其隱而同其著矣復於至異之中見其同至同之中生其異既爭于求同化於求異矣復有敗於無異而成於無同者有同同而非同有異異而非異有始異而終同有先同而後異者甚矣人物之生不息異同之跡日役役而

不息堯舜辨之而不勝其辨也制之而不勝其制也老莊輩詘笑之然老莊欲泯之而終不能泯也欲齊之而終不能齊也何以知其然也人物至春秋之後異同之爭極矣於是公孫龍鄧陵子之屬造爲堅白異同之辨惠施五車之書復造爲大同小同畢同畢異之說至莫可紀極而莊周祖述老聃之教思有以勝之於是有齊物之論至於齊夢覺齊是非齊人物齊彭殤齊小大無不齊矣然猶曰周之與蝴蝶必有分矣是終不能泯同異之見也於是佛氏之徒知同之不能而造爲空空之說

於是有空夢覺空是非空人物空彭殤空大小無不空矣而其法歸於平等則猶有同之見者也同之見存則異之見亦立矣嗟乎同異之見不息而人物愛憎黨伐攻奪取與倏忽幻譎之情狀波靡震蕩與天地相終始矣其柰之何哉櫟下周侍郎先生採輯古今人物事蹟之同者編曰同書賴川張大司馬公之子實水翁博學多聞年七十餘好學不衰復裒其聞見廣侍郎所未載者曰同書補遺以示予予聞昔張司馬與我鄉顧端文同舉進士司馬和易與人同而端文嫉惡甚峻不苟同於

世司馬常規之不聽令後學皆私淑端文而司馬年八十餘亦能臨難不屈可見同者與不苟同者皆無與於我之自立者也夫我有其立之之道則與世同異之跡不期泯泯矣不期空空矣不期辨之制之已辨之制之矣斯言也予既質之實水翁且將質之周侍郎先生焉

千頃齋藏書目序

晉江黃海鶴先生官明南京國子監丞因家焉聚書六萬餘卷於千頃齋天下稱之令子俞邰早孤奉母讀書屬志行能守父書兵火之餘不稍散佚

且増益萬餘卷予定交俞部後始得親覩其四部書目及虞山錢宗伯我友錢子湘靈二記宗伯則盛言宋元以來天下藏書家不能自保之狀凡二千餘言歸美於先生之有子我友則又稱述其師顧仲恭論讀書前後次第之法謂書不難於藏而難於讀予則以爲書不難於讀在善讀者能得其要領之所在心知其意肰後於四部六七萬卷中無往不得其貫通之樂如帝王爭天下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内魏武之兖州必先有所據爲進退根本如大將將百萬之衆中權腹心幾人選鋒幾

百人如孔子之羣弟子三盈三虛於魯闕人之門守而不去者有顏氏子一人此可悟讀書之要矣昔謝上蔡侍明道先生偶述史事不爽一字明道云賢可謂玩物喪志他日觀明道讀書又極精詳上蔡大疑後悟其意乃大服聞海鶴先生年九十而殁手不釋周易則先生所心得者必自有在非若六七萬卷之書父可授之子子可受之父也寻覵俞邰爲人湛靜而好精深之思將能得其要無疑矣則其寢食起處乎千頃齋之中不患其書之浩博無所折衷也亦又何疑焉

事類賦序

唐初分天下書爲四部曰四庫此類書之祖也同時詞臣著初學記北堂書鈔等編此類書之至小者也而後人率祖之竊聞之我師婁東張太史曰天下有類書二必不可混合其一爲經濟類如三通八編等是也其一爲詩文類若唐類函所裒集諸書是也我師於經濟諸書既次第丹黃各單行於世而於詩文一類自唐類函以外博採天中記事文類聚廣博物志諸書凡數十家拔其精粹芟其繁複輯爲一編曰大類書發凡起例井井有條

肇乎癸巳之春其年秋太史卽世遺書零落諸門弟子遂無有能續成之者爲可念也宋吳淑撰事類賦文從字順且有音韻使人易於上口然尚苦其未備廣陵史氏子仁以名家子勤苦力學博極羣書約略如我師張太史意徧蒐諸家類書分條別目踵吳氏之舊而增廓之吳氏或一事僅三四十韻者史氏廣至數十韻或并不在原目之內者剏以己見更爲後編綱舉支分粲然大具至於箋註詳明引用典核不但爲吳氏功臣所以嘉惠後學使弇陋之士按目考索記誦不忘以視六帖合

疊等書析字斷章媲青儷白吞剝支離相去何啻百倍使我師而在獲見此作咨嗟歎賞共襄厥成無疑矣吳淑上其書於宋初淳化中時方右文遂奉精贍之旨加之注釋擢爲郎官南渡以後書寖散軼復有好事若邊氏者重鋟板以傳前代崇尚古學如此今史氏之著述獨藏于家予主其家幸得讀之耳天下之大博學而著書若史氏比者尚遴遴有其人何遂不若吳淑上其書于朝以取功名而傳後世也爲之序以志予感焉

董文友文集序

夫所謂文章者立其質而文附之有諸中而後章諸外也自非至聖其生平各有所得力之處故其著之於言也必專若曾子得力於孝則孔子以孝經屬之子夏得力於詩則專序詩孟子獨有見于性善則專言性善下及賈誼晁錯專言經濟言兵法董仲舒劉向谷永匡衡專言天人言災異言五經五行其生平所立說及其旁通而曲暢者總不離其得力之處太史公曰此皆誠壹之所致不其然哉譬之於賈猗氏專以鹽郭縱專以鐵冶烏氏專以畜牧寡婦清專以丹穴既擅其利饒於貲矣

然後其家中纑㡝玉石沙犀漆絲聲色之玩好珍異無不具。此有本者之所以無不有也。今之爲文章言者我未見其所爲誠壹者何在所謂本者何在也而其文殆無所不欲言自以爲洋洋纚纚矣及按其實則皆空疎瞀亂有似于今之爲制舉策者相率而號于人曰古文我甚傷之。毘陵董子之文其所爲序記書論傳誌之文無異於唐宋明諸大家之序記書論傳誌之文也其矩矱變化無異于唐宋明諸大家之爲矩矱變化也而予讀其文按其所得力之處意其所專言可卓然自成一家

以昭示天下而傳後世者莫若其言天文言律歷諸書諸說諸辨有非當世空疎勦襲爲文章者之可及蓋確乎其有本者乎夫天下精微要眇之學莫有過于天文律歷然自其有得于性命者視之則皆所云形而下者之器也邵子之專精于歷蔡氏之專精于律原其得力皆先有見於形而上者之道故雖旁通曲暢分緒各見而終與程朱爲一致今董子之學精于律歷以著之爲文吾知其誠壹致力之所在尤必更有其本也夫董子殆幾有得於道也

汪蛟門詩集序

予客廣陵五閱月汪子蛟門每過予論詩聽其言皆有法度既彙其癸卯至丁未五年之詩屬予序予爲窮數日之力瀏覽無遺愛其清深整暇莫可指摘乃作而歎曰豈不信哉觀人者觀其所推許之人觀人之著作者觀其所推許之人之著作可知也我友汪氏苕文王氏阮亭之著作今天下稍知嚮學者莫不口誦而心儀之苕文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

簡好奬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稍寬假我與兩公游五六年來未嘗不時與我言蛟門也去年秋出國門茗文送我執手言曰子歸必游廣陵游廣陵則我宗人蛟門可與子友也阮亭送予言亦然今讀蛟門五年之詩於兩公言益信然使兩公生平肯輕推許人或稍寬假人之詩文者即稱述蛟門甚當亦無以服予之心則甚矣予之愚又何待盡讀其五年之詩後知其詩之莫可指摘也况蛟門之足重於天下者又不僅以其詩予嘗見其古文辭能自簪于先民矩

矱而神明於漢東西京間又不僅以其古文也予
聞其鄉黨宗族之論皆稱蛟門事親孝事兄恭擇
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心也澹蕩而高明漢詩
曰大海湯湯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每私計天
下之大誠得合文蓄學樂友艮士出于至性不爲
空言若𦭘文阮亭蛟門比者數十人落落分布天
下以予輩窮愁之人游屐所至即得與晨夕論文
久而無倦予身雖放廢而神情不傷矣

玉壺堂詩稿序

余終鮮兄弟而樂多友朋然自識吳門宋氏兄弟

後知友道之重且見宋氏兄弟之友愛而益重余終鮮之痛也疇三旣沒右之自津門返轡盛夏疾走三千里至家臨棺躃哭哀感路人旣右之再入都御之獨家居忽忽不樂乃遊南州覽匡廬彭蠡之勝其詩遂多一日御之語予將復遠行彙鍥其年來所詠歌者屬敘于余余因卒讀而嘆曰洵乎御之之有得于詩之原也詩原於情而情莫深于骨肉若杕杜之傷獨行葛藟之悲終遠陟岡之歌嗟季在原之亟孔懷其於分形共氣之間文詞亢直而悲凉音節哀亂而激越能令讀者嗚咽低昂

不能自已此詩之所爲作而必工也御之蚤歲失怙恃兄弟三人艱難從母形影無間母夫人即世右之官禁近留京師御之棲遲上舍疇三數困公車所謂菰蘆中兩人相倚爲命者也今御之沉吟兩弟之間一則飛沈之不猶一則存沒之永隔其牢落悱惻有不勝其情則有不能已于詩者矣不求工而得工非得詩之原者不能作也然予與疇三爲異姓兄弟疇三沒且三年予雖時時夢見之而不能爲一詩歌之以當泣則予之才不及御之遠矣而能序御之詩乎

西堂雜組二集序

尤子展成西堂雜組初集文大半滑稽之雄也然其書奔走海內至蒙　世祖嗟賞禁中若漢武帝讀司馬相如賦可謂榮遇矣去官後著述益多書賈爭購其文以應四方之來求者於是復有二集之刻予讀之則嬉笑怒詈之辭少溫厚和平之意多尤子其進於道矣當尤子壯盛時筮仕得永平李官一旦治行赫然聳動畿輔掊擊强禦不避勳舊人望之若王尊董宣爲當世宣猷强力之臣庶幾有用之才矣今乃息交家居垂空文自見以有

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而成其無可用之文章此海內知尤子者所以爲當世人才惜也雖然尤子既以其文章受　聖主之知若弘覺國師所紀載天語惓惓若此虞仲翔曰得一人知已可不恨況天子乎尤子可以自慰也矣且兩集之外樂府若桃花源黑白衛李白登科諸編絕艷驚才激楚瀏灕窮神極態能使觀者移蕩情魄泣下沾襟其淺者闚人志慮之微其深者與聞道德之旨夫莊言之不悟則爲曠達之言以悟之涕泣言之不悟則爲諧笑之言以悟之此司馬遷所以傳滑稽班

固所以傳東方曼倩也可謂尤子文章無用乎今
天子雅意好文詔求遺逸命文學侍從之臣賦
詩論樂儼然 先皇帝之徽烈也倘有憐才大臣
以尤子著述與 先皇帝昔日嗟賞之語聞於
上前我知尤子終不以有用之才而棄之無用矣

漢中錄序

關中文太青萬歷中所稱西極才子者也其自序
文集有曰吾猷錄有曰孔邇錄者皆其官中州東
州時聽獄之語公謹而識之自謂集中之文盡心
而立誠者莫多於此也其友王季木頗以爲疑虞

山錢先生以爲太青他文未必皆合於古若其所存讞語則皆得古人惻隱哀矜之意其文必可傳予所聞於前輩如此我友曾子道扶爲諸生孝廉時旣以詩文傾動天下及爲漢中司李數年所部大治其聽獄也旣無敢以無情之辭𠈁公其承上官委發而制大獄判大疑也則又數語立斷不激不隨俾上下皆悅服而誦公神明不衰以予所聞秦中人皆謂曾公乃吾鄉之文太青也及旋里而讀其序中諸讞語竊以爲太青吾猷孔邇兩錄尚多併耦粉飾之詞不若道扶潔淨精詳曲而達婉

而摯陰行其尚德好生之意於科條嚴密之中蓋文章莫大於此矣夫文章以經國爲大經國以聽獄爲大古之仁人君子必盡心焉舍是則雕蟲小技而已況漢中據雍梁之交其人剽悍善黠爲司法者稱職固難三秦形勢又冠天下其人輕生善鬪案牘之積多矣上官既奇道扶之才所委斷又獨多人或以道扶夙以詩文稱者於案牘剖決得無患其繁苦豈知道扶即以是代詩文不朽之著作也宋人稱歐陽公文章韓魏公政事不能兼殆非篤論當日韓歐蘇諸公敭歷中外其政事之文

章多卓然可傳者具載於集讀者自見之也

竹林集自序

予被廢之明年又喪我長子準自念旣窮於世獨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見耳故癸卯甲辰後始肆力於古文辭歲時遠歸省丱或間留郡門數日胷中每有自娛於文之處環顧左右咄咄無可與語者黯然念準兒淚下而已姪炳沉毅自重之士言笑不妄發發卽遒遠事理予意其當知文章之道者已而見其作果謹質有法度絕似宋景濂至其與友人朱穆書尤善我友姜西溟亦稱之予

自是每一文成卽呼炳與之語出游經歲或數月歸必盡出篋中稾授之玆乃裒其己酉冬游金陵及庚戌春夏客汝洛嵩山諸作題曰竹林集寄炳儼然以阿咸許炳炳當不媿咸但予豈能神奇淡宕若老兵哉嗟乎予與炳俱苦食貧不能杜門擁書靜坐然予所居溪陽村舍有講堂數椽堂之東有竹百竿蕭疎可愛予雖客兩河三川閒魂夢猶樂溪上竹林也何日得不憂空乏從容家食養母讀書時時呼炳共坐草堂竹林之前相與抵掌談六經及古今諸家爲文之道乎抑震川歸先生曰

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耳所志蚯蚓已矣彌年少氣鋭且能自重者必龍蛇之才也聞孑言嘗大笑老兵久無所用於世其言之頹放若此豈不悲哉

偶更堂詩集序

逡啓禎丁卯戊辰之間江南北文會之事大盛應社倡之復社承之中州文人翕然與應復兩社相唱酬者梁園數君子也且是時陪京有太學海內能文之士大半繇此應制舉高秋七八月勝流雲集問訊往來交錯於道南方之才士中原莫不聞

中原之才士南方莫不識也至辛巳歲我師張西銘先生歿文會失領袖壬午歲中州卽大被寇難屠戮梁園才士幾盡制科亦不行自是以後風流凋喪南北聲問阻絕不通者數年辛卯歲吾郡方復有文會之事而予於是年秋遊海內闗壘高淳崔正誼明府者梁人也以梁園徐子恭士制藝示予其文高雅醇肆予自是知徐子之能制藝又一年侯朝宗以其壯悔堂古文辭盛行于南渊南渊之士莫不慴伏而其古文辭出徐子所論定予自是知徐子之能古文辭又五年而予遊於梁讀徐

予偶更堂詩見其古近諸體粲然大備又能自出機杼吐陳啓新予自是知徐子之又能於詩蓋予之知徐子凡六年而始盡其才亦六年之相闊相思而今者乃得相見其難如此較之壬午以來南北阻絕風流凋喪之苦今則稍稍稱善而以視丁卯戊辰以後大江南北勝集交錯之盛則殆不知如何也使在曩日以徐子之才徐子之制藝徐子之古文辭詩歌兼擅如此予與徐子早握手於壇坫唱酬之地婁東張先生必稱道徐子甚悉何待六年之久而始得相見始得盡讀其著述也抑予

於朝宗之古文辭也折服而心師之及遊梁而朝宗已殁僅一登其空堂而出聞之其友賈靜子宋牧仲曰朝宗所爲文非恭士所許可則不敢存稿則是徐子之才能折服朝宗也今予求見朝宗而不得見朝宗之畏友如見朝宗而徐子詩集中長篇短幅尤拳拳于友生存殁之際其哭朝宗詩四十韻無異杜甫之哀鄭虔瑯琊之哀歷下也殷殷乎古人之心矣徐子之詩可以傳矣

瑞木記序

瑞木記者侍郎周減齋先生葬其兩尊人鍾山之

陽於輀車既啓之辰手攀太夫人棺悲號撫視忽見棺上異紋突起作羣木薈蔚之狀拭之不去觀者皆驚異有胡元潤者能畫因蹲視摹爲圖天下之以詩文來賀者畢至考瑞木不多見於史惟宋咸平六年詔近臣觀龍圖閣瑞木有文成北斗形佛手形者是爲瑞木創見之始葢是時宋之君相既樂聞瑞應之說又值中外寧謐民物康阜其謂之瑞也固宜顧瑞之與妖均非物之正性所辨在人之德與之相應與否德與之應則物之異皆瑞也德不與之應卽瑞亦妖也故同一魚也或躍入

舟或飛入武庫而在周爲瑞在晉爲妖同一馬也
生人于暴秦之國則爲妖負圖于宓羲之前則爲
瑞今以先生之純孝至性可以動天地格幽明又
其兩尊人之隱德深仁足以名百祥而昭餘慶則
瑞木之徵應誠哉其爲瑞也且木德至仁仁之德
莫大於孝其爲滅齋先生純孝之所感名無疑矣
紛紛記述之家或詡之曰奇或矯之曰無奇寻兩
有取焉以爲瑞則誠奇矣以爲孝德之應則誠無
奇矣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又曰無所不通
而況於木乎

王爾玉詩集序

昔漳浦黃先生與其友涂德公以戍至浙江講學大滌山中予年十六七奉几杖從先生問與言詩先生曰予閩人之論詩也與爾吳人異三唐諸詩家我閩獨歐陽詹一人宋元無論矣洪武永樂閒乃有張志道王孟陽林子羽趙景哲諸君子閩人自此稱能詩然未嘗與中原諸詩家爭雄長也迨鄭善夫出始與李何邊徐齊名世謂其循循規摹少陵猶以此少之今及予之身而予之門人陳大樽與予論詩且不合爾輩無不宗式大樽者予又

何以詩爲也夫從大樽之教者但相率而求工於
聲華格律之間其眞意銷亡久矣予時雖識其言
於尊聞錄中竊以爲非定論也再十年與侯官許
天玉論詩京師復不合其大指本於黃先生蓋予
自幼熟聞大樽氏之教以爲指歸寄託即在聲華
格律之中猶華實之均發於榦高深之均麗於地
未可區之爲二而有所畸輕畸重也又且年少氣
盛堅守一說謂天下之詩必如是然後工耳窮愁
阨塞徬徨困頓復十年而向之所謂聲華者剝落
矣向之所謂格律者頹唐矣獨此羈孤菀結之氣

有所感觸遂不復能遏言而出𡚒然達之乃已然後知向者漳浦先生之言果有當於輕重之勢也丙午冬予留京師與閩縣同年王爾玉數數往返論詩王子于筮仕得邑今冀蚤遂祿養不復從事公車其性情有過人者同舍生言其能苦吟以詩自娛予盡讀之寄託深厚而亦不陋於聲華指歸悽惻而亦不詭於格律與我漳浦先生之詩相似予且愛之不能釋也因追敘今昔師友之懷以志予揺落焉

詩宗三百篇而三百篇之詩莫盛於秦亦莫變於秦何也豳風二南正變大小雅周頌作者不越邠岐酆鎬之間皆秦地也若以江文通所擬關西鄴下河外江南諸體律之則論詩者必於作者所聚之地故曰詩莫盛於秦然豳風二南大小雅周頌之詩和平肅穆一變而爲秦風之車轔駟鐵以及變雅之怨誹哀思即作者亦不自知其然考亭朱子論之以爲雍州土厚水深其人質直厚重無驕惰淫靡之習使有善導之者不難驅其果敢之氣俾與起而篤仁義以復文武周名之風教也西漢

三唐皆建都雍州一時作者如河梁栢梁燕許沈宋輩應制行旅諸詩畢萃於秦明則空同崛起主持一代之詩教詩之係於秦久矣今昭代詩人林立而秦中爲盛秦中之詩又以穉恭張先生爲尤盛其格律整暇才調高華卓然可以軼宋元而媲三唐其前之見於天下者無論已今讀其癸巳迄壬寅十餘年來之作自登啓事歷廊廟及銜冤遠謫旋里言懷凡一千一百餘首於身世閱歷可喜可愕之情狀畢見之於詩而其溫厚惻怛原本忠愛纏綿於格律洋溢於篇章使讀者莫不興起其

性情而思篤乎仁義誠有如朱子所云者倘得𠃧
先生倡導之功以釐正天下之心聲將幾於𡜁風
二南正雅也不難矣

觴政譜序

讀易三百八十四爻終於未濟之飲酒君子所爲
安義命而需養以俟時者也乃爻旣戒以濡首象
復戒以不知節釋者謂其人處未濟之極知其不
可柰何而樂天委運當自飲於酒而不失其常若
放意不反亦非能安義命者嗟乎爲此言也將以
勉天下未濟之人而有待於濟者也若阮籍陶潛

之徒既已無待而一意飲酒矣予猶恨其所爲詩歌若詠懷詠荆軻三良諸作其志氣勃勃若甚不能忘於世幸而魏晉宋之間交游上下一切寬大無察見至隱之人不然縱濡首自晦其得以酒徒自免乎哉予是以善易飲酒之義而益念所以飲酒之意爲不易也潁川張賓水先生老而篤學性非嗜酒者顧特著觴政譜一編曰我倣古漫士之作博採古能飲酒之人百十三家爲詩以系之嗟乎先生其亦自托於酒徒哉然予讀其詩和平溫厚於頌酒之外不及他事較之陶阮之作其愼至

矣嗟乎先生年七十矣其意誠無待於世可以自恣於酒然又不肯沈湎以犯濡首之戒與小雅所稱衞武年九十好學著賓筵之戒何異則知先生之詠古酒徒即先生之贊易也無待濟於一世之心而有待濟於千百世之學先生其眞知義命者哉先生故爲貴公子而子金吾公能詩文亦知飲酒予在頫樂與之游然予非知酒者也

吳埜人詩序

今天下何處士之多也以予所見今富貴利達之家其坐客多世俗之稱處士者焉彼富貴利達者

視其家玩好珍異之物無不具獨不能具古今載
籍之語乃挾其勢利思籠罩鉤致一二貧賤失志
稍知詩與文又自驕語爲高士者以充其家玩好
之一物而彼驕語高士者汲汲然欲以其詩與文
求知於人遂俯首甘心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玩
好而不辭予觀古之處士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
之人特其終身所受知者一人而巳名且顯於天
下古富貴之人於天下固無所不好然誠能得士
之報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然好士者亦不過
一二士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

也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知從之游者獨信陵君耳同時平原君亦好士未嘗知毛公薛公在其國中也以北郭騷之賢幾不獲受知於晏子既知之又幾失之益知已之難若此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埜人之詩與其所以立身持已者可謂不愧處士而當世之大公卿好士者之衆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已之不愧篤好而表彰之若不及者惟櫟園周先生一人即阮亭且云我在揚州三年不知海陵有吳子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予益以嘆吳子之爲處士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

士也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者之所可籠罩鈎致之者也吳子之詩于是乎可傳矣

雲間贈言冊序

雲間贈言冊者漢陽王懷人先生既免於吏議將自京師歸里雲間諸友人爲詩以贈其行者也予得此冊于懷人令子孟穀所讀之因嘆懷人兄弟父子文章朋友之盛即吾吳一郡間已如此其他在天下可知矣憶崇禎朝天下文章朋友之事最盛己卯湖廣省試畢天下爭傳誦王氏懷人亦世之文先君子舉以督課予必成誦乃已至順治乙

未予始得與兩王氏遇京師嗣後數相見無何懷人官長沙無故牽連吏議亦世以進士罷官客江南遽病歿天下冤之當懷人就繫時海內談士及三楚之官于京朝者皆咨嗟涕洟思出死力營救而懷人令子孟穀復搶首痛哭爭之大司寇前竟得釋歸里不可謂非文人之至幸而懷人之有子如此更可樂也小雅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予愧懷人父子多矣且無一詩繼雲間友人後不滋愧乎抑重有感者憶予束髮初即多識四方賢豪長者于三楚尤得交魁傑奇偉之士若麻城梅惠連

曹石癖孝感黃赤子最後交漢陽王氏兄弟皆相見極驩冉冉二三十年諸公俱下世今存者獨懷人一人耳又寥落一官蒙難坎壈以來而予且與懷人令子朝夕爲同舍生載筆依人各負米以養親每念疇昔交游意氣飛揚自喜之狀輒黯然淚下嗟乎今天下自號爲文人者甚盛相徵逐爲友朋然大半生長懷人兄弟之後乘海內初定前輩零落將盡時如漢書所稱蒼頭特起耳求一魁傑奇偉之才如惠連等比者何可得即有一二年少英妙求若孟穀之爲名父之子文采卓犖且能言

海內人物者舊交游本末亦不可得矣故序此寄懷人發懷人之慷慨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慰孟穀將父之懷也

晉遊詩集序

予生長東南所習見江浙諸山大都芊綿淺紆靚秀雅潤非有高巒巨谷拔地倚天作奇偉魁傑大人之觀也及壯遊河朔間循太行之麓覩林慮蘇門王屋諸山復從虎牢循北邙之麓覩伊闕緱氏轘轅熊耳登嵩山二室之巔見澗瀍伊洛四水合流如帶之奇麗然後嘆江左之所習見者誠未及

焉而客又有笑予者曰惜乎子誠所謂循太行之麓而未盡太行之形勝也子東未踰井陘西未渡河未遍遊三晉又安知太行之無窮及其支山之莊嚴峭厲雄峻博大崒嵂𡼏嵂恣莫可紀極之狀百千倍于子所見者乎予如見之如宛人見絳衣大冠之真人也如畫手之圖天策府中之英公鄂公毛髮羽箭奕奕飛動且畏且愕蕩蕩默默不能自得也予不俟客言之終遜謝曰誠如客言嗟乎使予得早見之資其氣勢以爲詩歌予何憂古人哉潁川張進士佩玉工于詩自燕踰趙徧歷三晉歸

盡出其詩示予所詠晉中諸山情狀果如客言而其格律之蒼涼才調之雄岸意氣之磊砢果有得于名山之助者予讀之嘆服摧折益思曩者客言急欲投筆西渡河游三晉盡覽西北諸山之勝蕩滌其所習見于東南者然後與張子相應以唱酬之詩也

劒嘯集序

溧陽太僕寺卿宋公之冢孫我師中允末先生之長公子邁集其二十年以來所作詩名之曰劒嘯集屬予敘之予曰雄劒掛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

繡游苦生此非李白之獨漉篇乎白之感憤而賦此也此所謂劒嘯者也雖然鑄劒在我吳越之間而劒術之神奇恍惚可以洩人不平之氣其事莫盛於唐但其說多見之虞初小說而正史顧闕焉然自唐以後劒術遂不傳惟宋時有獻擊劒之法於神宗者今聞惟高麗人尚有知之者昔太僕宋公曾視師津門登州淮海歷歷行間嘗持一寶劒自隨珍重護惜以予邁爲冢孫所鍾愛特授之又太僕公駐戟津門東海時曾有德於高麗使臣尋會見高麗相國有頌太僕公詩頗典則可觀則子

邁于劒術當亦有所自歟子邁才旣天挺且淵源家學年典謁即能詩兼善弓馬飛騎發矢命中無不如意我師在 先皇帝時數侍從長楊五柞子邁以定省識 天顏常命侍臣觀其騎射愛其跂蔚欲官之子邁自以才可自致青雲之上謝而南還此事中外莫不聞也今子邁年忽忽三十餘家貧多事屏首公車中又我師出藩南州子邁時往來大江臥起檣帆間風塵偃仰壯心厄塞拂拭此劒當必有慨然聞其長嘯之聲如太白所賦龍鳴者以是名其集其詩之悲涼歷落沉鬱頓挫合于

古人可知矣

董巽子詩集序

於吳與遇董子巽子則四明董次公先生令子也予讀先生所著書久矣既見其子則懽若平生而巽子出其所著三別詩示予三別者一別其母一別其子女一別其友人而出游于四方者也其別友人也則殷殷有數人焉若李子杲堂及萬履安先生之令子輩皆知名士或屬其母以甘旨之需或屬其子以讀書之事其言溫厚而悽惻非古之風人所敢望于今之時人者也而巽子與其友且

欲交勉於古人之所為而其詩亦遂有古風人之遺意乎讀之嘆曰巽子得友之盛如是乎自典謁以來至於今三十年求友之念不可謂不誠且切也每當出門遠遊未嘗不端居深念求可以屬我家事可紓我內顧之憂者惘惘然思其人不得則嘿然內自傷而止即庶幾得其人矣而其人或早歿或宦遊遠方或其人苦貧甚於予或其家在百里數百里外不能俾我母及子疾呼而疾應求若巽子之可以一詩屬其數友且近在里邑之內嗟乎豈可得哉夫友朋之義固無日不在天地之

間也豈四明之友爲獨多於天下哉順乎親者可以得友以巽子得友之盛知其平日之順乎親者深以其順乎親之深知巽子之能讀其先君之書以不墜其先君之家學也則東也安敢遽與巽子論得友之道乎雖然友朋之事古之君子誠慄慄乎難言之數十年之前天下固久安長治之天下也自歸德四明兩相國之朋黨分而廟堂之鬬爭不息巽子生于其里又習聞其先君之教知不以予言爲誕妄矣巽子其益敬其所與友哉巽子所爲詩甚多與予遇于旅次之日又卒卒多冗未竟

讀也因讀其所爲三別詩惻然有感于懷述其詞爲巽子詩集序

旼亭集卷二

攺亭集卷三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　嘉禾　全姪　　重編

周易大義序

天旣責人以義矣而復制人以命且命與義不能相通也旣困人以數矣而復約人以理理與數又不能相應也夫人之于天猶子之于父母惟所令之不敢或違以莊周之放言自恣而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以橫渠張子見道之精純而其喻事天也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之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

奇也則視天太忍而天不若是其忍也吉凶得喪消長存亡隨人所遭逢而即與以處之之義理數無終剝而不復命無終困而不亨天不能諄諄然日告誡于人而託之于易若曰從我言則吉悖我言則凶若慈父母代其子之謀周詳而剴摯而彼爲申生伯奇之喻者誠未知易也然予未見生而富貴且安意肆志之人而能知易之道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明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人必歷試憂患而又深知其故然後能敬愛乎易天若曰愛之能勿勞也張子曰貧

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夫作易之人必憂患則註易之人可知矣彼鄭玄王弼王肅之流非能註易者也程傳出而易之道乃著則程子涪州時作也程傳之後訓詁千百家能推廣程傳之義使大旹于天下後世則汾亭鄒氏之易注也然使汾亭成進士後仕宦早達安意肆志馴至大官則不暇註易矣我知天以易授汾亭也然予與汾亭別十年今遂能讀汾亭之易註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則予之所歷亦可知矣屬余以序予又何敢辭

山西文水縣志序

周禮大宗伯之屬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四人掌四方之志時雖未嘗郡縣天下然畿內及列國各有都邑州里皆有志以獻于王蕭文終入關中獨先收秦所藏圖書知天下戹塞戶口多少強弱民所疾苦至今志書之式必先圖後書凡山川疆域形勢戶口錢穀人物風俗一切制度沿革莫不具載大率踵秦制今年夏 上允閣臣請 詔天下郡邑俱修志文水密邇晉陽襟帶河汾扼雍涼之吭據燕趙上游依山阻水屹然爲緊望之邑然志書之成近自嘉靖癸丑創手于邑令樊右川八十年

而天啓乙丑令米桂源繼修之又自乙丑至今歲

癸丑四十八年而復奉　詔纂修生茲土者俯仰

今昔之間羨前此承藉久安長治之後三晉殷阜

康樂風土淳朴甲天下三十年以來此邦被寇禍

尤烈民人初脫湯火謀耕鑿讐之病者雖創痍漸

平而形神龐瘁百廢未舉覽斯志者數戶口錢穀

多寡辨風俗人物淳漓爲時未幾而今昔絕異縱

山川疆域如故而感慨係焉雖然此其小者耳文

水昔爲仲尼弟子卜氏子夏敎授生徒處故其敎

澤浹厚多挺生豪傑非常之士文臣而世秉忠節

則有若唐李愬李源父子武元衡儒衡兄弟武臣而立功封爵則有若宋楊美盧政孝友著行則有若隋韓子誕今山川風氣扶輿蜿蟺倘復結聚于一二偉人杰士之身落落然發聞天下使見之者皆歎曰此晉文水人物生于仲尼賢弟子教授處者也則豈特一邑之光而已修邑志者邑人湖廣提學僉事鄭澹庵爲鄭屬予序者河南戸部尚書郎宋子昭我友牧仲弟也

定興縣志序代

康熙壬子大學士曲沃衛公疏請天下郡縣皆修

輯志書彙成大一統志以昭　本朝版章士宇之盛　上命禮部議得舉行先是知定興縣張侯治邑有聲謂其邑北距京師二百里南距保定百二十里爲近畿三輔衝要之地襟喉南北形勝屹然自昔以來邑獨無志使古今疆域畛界戶口賦役人物政治典禮風俗莫得而稽核焉身任㓗志之始先請于大中丞金公及予予甚嘉之適會天子以斯事　詔諭天下侯遂不日成書而問序於予予竊惟周禮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上之　天子夫三代封建侯服既一國各有史氏世官以記

其國中之事矣而 天子復設外史以掌其志豈列國紀載或有未實而特爲是官以統攝之歟是邑志之來久矣而況易封建爲郡縣又密邇京師爲巖邑而可無志紀以備 聖朝文獻之所徵信乎抑攷茲志所載古蹟如督亢陂黃金臺人物如郭隗盧藏用張九成張世傑輩皆統於范陽郡及燕京不專取信於斯邑若烈士高漸離則邑之南二十里至今有高里焉烈士之於茲邑無疑也余小生時讀史記而壯其爲人及稍長側聞四方高賢大良兼理學氣節之盛者河北必以鹿太常伯

順爲居首而太常則定與八也夫考志乘者必詳文獻以馬貴與鄭夾漈二通之例例之則史紀之記漸離者其文也鹿太常之在近今者其獻也有文無獻則備古而遺今有獻無文則今詳而昔畧今定與一志而兩足徵者皆具焉且張侯有志於著述而不屑僅僅爲俗吏之爲夫亦可嘉也余忝奉簡書每按部校士輒攷其地之文獻思勒成一書如古輶軒紀聞之類以不負史官之職覽張侯兹志而美其發凡起例之槩有合於古外史氏之掌也其有起余之功也夫

李侍郎奏疏合編序

古三不朽之論左傳旣釋之爲德功與言而歐陽氏又繹之爲修之身施之事見之言且以是三者雖聖賢不必皆全而太上貴德謂顏子之賢不待施於事而見於言此卽漢人稱美黃叔度之意而特慮言之不可恃至若古將相名臣之能立功者或德不修於身或無文章言論之可表見甚哉三者難兼也東獨以爲三者同條而共貫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則有德者必有功况聖賢一言之善爲法於天下後世卽德與功俱有之但其教澤有

遲速有顯晦必待其人而後顯若夫出一言建一議朝發于廟堂之上而德澤暮施於生民功被於天下使人信三者之果合一而效甚顯且速者則莫若盛世臺諫之官之以言爲職者也小時從吾師張西銘先生論次歷代名臣奏議及稍長讀嘉隆疏抄經世文編諸書而慨然想見諸立言之偉人至今日而得讀京卿李望石先生奏疏合稿而益慰向之所想見者誠有如是之偉人而立言之即爲德與功果甚信而不可誣矣先生以文章受知

世祖皇帝擢居翰林及簡爲言官丰采益著

出按兩淮當醝政大弊之後釐剔興復商民去疾苦而戴德惠　國計又大裕再按三楚當　朝廷大用兵鄖襄攻秦楚蜀豫四省百餘年蘊聚克斥無可譙何之劇寇芟芻輓輸每三十鐘致一石師老財匱道殣相望之時先生戢驕兵調悍將勸勵吏勞窮黎轉輸既濟武功告成凡其見諸奏議部覆者固歷歷可依據也既膺顯擢需次卿寺矣復拜命給事諫垣三百年以來無一人之身兼臺省兩官之職者先生躬際艮時發舒昌言謇謇多建白皆洞中窾會可見開濟蘇軾云治事不若治人

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與
存天下之所最重先生可謂有治時之言矣予既
讀先生奏疏數十萬言既又親聆先生之言論誠
有如宋曾魯公稱張安道之論大事他人終日反
覆不能盡者張公數言而决粲然成文皆可書而
誦竊退而歎非先生才不可及其識不可及耳但
他人之識或從學問積累而致先生之識殆本天
授先生今居卿貳中樞之位旦夕柄用爲 聖世
大臣功德益盛以視昔之以言爲功德者必更有
進予獲承先生賞譽得彙次先生按淮楚及諫垣

時奏疏若干首且爲序紀之以繼美于古名臣奏議經世文編之後而先生茲編之外與我執友顧修遠訂正杜詩五七律註宋文選大顯于世又宣城茆孝廉楚畹論次先生制藝全稿爲後學矜式者著述不可勝序序其爲奏疏者若此

容齋詩集合選序

順治戊戌夏湘北李先生始官翰林才名滿天下時值　先皇帝稽古好文崇尚儒術每勅召近臣集內殿賦詩論學或扈從南苑瀛臺間觀蒐及騎射大閱命應制爲詩時先生年甫二十餘意氣文

采甚盛思報稱遭逢益專一精銳于詩文同時著述之富無先生匹者迨甲辰間詞臣罕侍從編纂等事官既清暇人或怠棄翰墨而先生顧獨與同志三四人勤學不輟爲詩益多是年賦擬古雜體三十首遠追江文通近掩薛君采示予序之爾時歎先生殆歐陽子所云獨爲予舉世不爲之日矣至丁未予留京師日久見先生方奉詔特選入修纂　世祖皇帝實錄日騎馬東華門入史館竭鉛槧之力竟日始得休歷年未已人又或以職業輟學而先生吟咏益富每彙次篇帙授予讀十日不

能徧至壬子予從上谷雲中來京師而先生方總持成均多士爲學益勤益出其十五六年來所積詩數百幅示予恭先生著述之盛格律之工至是蔑以加矣顧欿然益不自足屬予刪煩就約意惓惓挹挹若以予可與言詩者因憶兒童時從我師張西銘太史遊見揖客飲酒間我師伸紙吮毫無慮刻其友陳大樽恐其有誇多極博之蔽也因諷之曰徐昌穀詩存者甚少而詩皆清新莫可訾議至今不見其少弇州前後四部稿及別集幾于等身充棟然其可傳者視昌穀亦不見多舒章謂昌

穀精卒三千足敵弁州散卒十萬我師默然予則謂人生學殖詎有定矩但當隨時增損耳當人皆怠棄舉世不爲之日則進以歐陽子之說我獨精勤必以富有日新爲任及著書滿家風流四映則謝春華而進秋實汰繁縟而要粹簡必折衷大儁之言始爲兩得顧删定之責誠難其人而又不可無其人以曹植之才且云平生最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然又稱丁儀言文之美惡我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每疑其言意若相悖既思植所謂知其文者必如劉尹知我勝我自

知故可聞其言而改定若瑣瑣如劉季緒天下萬輩又何足道如此則删定之人固不可無而亦不易有予又何以承先生之命而必序先生之詩者欲述十五六年來見先生勤學大槩及先生虛懷下人不自滿假之至意欲令凡我黨之有志于學者皆以先生爲矜式也

錢湘靈文集序

已酉歲將除矣余客金陵不能歸思旅人相與語甚善也乃至南城萬竹園尋同年錢先生湘靈湘靈又不在寓乃呼其少子壽春出年十二三矣頗

聰明知應對予因詰之曰近爾寓有可登眺者乎應曰有獨古瓦官寺鳳凰臺最近耳遂與偕至寺寺甚卑且隘門扃不肯開門外一汪伯玉碑碑字不甚可識登臺臺一土堆耳亦甚隘高不過三十尺傍有雜樹寒鴉噪其上遠望城西北諸山隱隱擁殘雪此外惟城堞人家烟火參差耳予愀然長嘯壽春拱立言曰小子聞吾父言唐李白賦鳳凰臺詩時臺逼江故詩曰鳳去臺空江自流又瓦官寺亦臨江故白詩曰白浪高於瓦官閣今不知何以江之身去此且三十里以小子思之我父子今

日晨夕箴與讀書賦詩晏笑之處在唐時則皆江濤洶湧潮汐往來帆檣如飛鳥洲嶼若明若滅之中也計唐至今日不過千有餘歲江行之變遷遂若此豈不異哉未知將自此而定耶抑從此而陵谷之變遷益不可定也先生何以教小子子曰李白以來迄今千有餘歲乎我不得而知之也江身之遷徙無常何足論卽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爲荒徑爲古丘我亦不得而知也惟李白之詩爾瑕然誦之予畢然聽之若白也立於我前我見其磊磊落落無聊不平于中與我賦詩言笑于此也壽春

曰詩能移先生情若是則小子請以吾父之詩文進先生其序之予笑曰嗟乎李白有子伯禽庸才耳不若爾爲我友之子可喜也遂敘其詩文而歸之

周櫟園畫册序

使誠能憐才之人一旦得行其志則天下必無坎壈失職之才士而天下亦大治矣唐虞三代之盛憐才之人無不得行其志者故其時在上之人日孜孜惟以旁求才士爲事而於他藝事不暇及故以周公之自許多材多藝而於吐哺握髮夕見七

十士之外卒未聞有他好焉至後世憐才之人往往不得自行其志使天下才士皆進用於是其憐才之至性無所發洩于世乃深嗜篤好于才士之一技一藝以爲是亦可以寓我之至性而我之力可以聚之猶足自慰其嗜好于無窮也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其口出夫一技之士與彥聖之人相去遠矣顧並舉之以見一个臣憐才之心凡所感觸不論大小其篤好深嗜類如此而娟忌之人即一技亦其所不好與其所不容其不相類如此也夫畫之爲技亦

末矣其爲藝亦小矣櫟園周先生夙有書癖所珍
藏不下千百卷三十年以來先生所歷人世亦多
故矣而愛書不衰至爲樓以貯之而讀畫樓之詩
與記遂徧于天下才士之作嗟乎以先生憐才之
念使當爲大中丞爲侍郎之時遂得枋用以行其
吐哺握髮之實事先生亦何暇而有此哉今天下
才士荷先生奬借其聲價而讀書樂志于津梁之
間巖穴之内者士亦何常不戴公憐才之效但不
若古今來一技一藝之士有一筆一幅之可傳者
得塒塒荷先生之珍重愛惜而先生歡愉憂患之

中此纍纍者得時時周旋其晨夕而左右其言笑亦足爲報于知已也則東也又悔不早學書以附于有技之列然亦免于娟嫉之患矣庚戌春二月序

譚鹿柴十集詩序

當明嘉隆間山東李于鱗江南王元美挾其同志競爲聲華雕績之學元美尤老壽爲大官後進爭遊其門其學益盛莫不人人自以升六朝之堂入三唐之室矣楚竟陵鍾譚兩家出盡掃除王李故習一變而爲清新淡蕩學者如醉飽後飲清茗啖

寒葅灑然不自知其適已也從之者甚衆會是時江西艾氏亦力攻王李古文並及其詩乃務以其空疎纖巧割裂不成字句詩自附爲鍾譚體於是我吳常熟錢氏復張目攘臂以鍾誤讀左傳大隧詩攻鍾而虞山詩約盡删王李鍾譚體覃精爲宋元人詩其徒至今日山東江南間以此負詩名相推奬不絕也當虞山之攻鍾譚也萃經傳之勢根柢宋人其氣燄若挾天子令諸侯故虞山似勝而陳氏攻艾艾之説爲長陳似不勝而陳氏與其徒方爲王李體又不附錢氏於是學者各以其資性

所近或宗陳氏或宗錢氏或宗鍾譚氏數十年以
來雖作者不一大抵人情好新而厭數見其中無
自得但逐聲影亦何益矣當諸說紛爭時而吾師
太倉張西銘先生愀然憂之雖師友錢氏陳氏而
艾之友章羅陳三人與太倉兩張先生善譚弟服
膺爲德清令復與吾師相友愛偃爭息辨問訊往
來言歸于好江右四家與寒河譚氏諸兄弟子姪
文並集貝下而復社國表之書懸諸國門天下翕
然吾師之功爲大至辛巳秋吾師歿而向之各立
意見紛然爭辨者一二十年間零落遂盡其尚能

言疇昔之事者大都皆諸公之後人及其門弟子耳悲夫今譚子鹿柴楚譚氏友夏先生子也少承先學與諸兄弟讀書厲文行有聲以明經需次選人其詩高雅蒼凉得濃淡之中格律嚴整不尊似鍾譚體與予交最驩相與同出居庸關望燕然山多邊塞唱和作既復與同遊趙魏中山間見其篋衍中自哀輯十集集各有題詞尚有其家尊老友若合肥龔贈公尹達及太虛叟諸先輩序慨然壯之因詳敘數十年以前事告鹿柴識各無忘乃父乃師之意遂爲序

葉慕盧制藝序

巳亥九月予下第歸書賈請以三冬之功畢是科房書之選予因得以縱觀諸新進士之文獨愛敬楚中葉子全稾深醇雋永一字不苟設實能發明宋元明諸儒所以羽翼經傳之意喟然曰此必不可朽之業也聞者笑之曰制藝速朽之物而子言不朽何也予應之曰速朽與不朽之故予以爲在其物乎抑在作者乎苟作者之志力必欲其不朽則遂不朽焉已豈惟制藝凡技物皆然然即制藝言之明二百八十年以制藝取士而可傳者少何

故其人皆借制藝爲梯榮媒利之資有苟焉以取之心揣摩淺陋和軟可喜之文僥倖于世俗之遇既遇之後已視其所作卽速朽亦甘心焉則其人之心先已朽矣咎豈在制藝若其命筆之時先有矜愼立言之志淡思聖賢之微言與義一審乎心所安而發之可對越聖賢而無愧則其志固已蓋天下矣其平日之業又能討論經傳之同異直探諸儒窮理盡性之學使我力油然以生沛然足以達其志且其心自無逢迎世俗擾擾得失之念而出其專一精銳之力以行文必能顯當世而傳之

不朽此予所爲信葉子之文也笑者領之而去旣是科房牘出天下果爭誦法葉子之文不三年八股廢同人尚多思其文者又六年八股復書賈乃重鏤葉子藁以應世其文煥然若新而自已亥十二年以來他家制藝泯滅不可傳多矣予自喜其言之不妄因追述爲序以應書賈之請且以杜天下疑制藝爲速朽之物者若葉子詩古文政事具見於慕廬集越吟求生錄諸書予不具論論其制藝如此葉子名封字晉原又字井叔號慕廬起家汀州府推官改補河南府登封令少時從其尊甫

宦遊于楚遂家于黃實我嘉興人也其舊居距我家不三十里而近云康熙庚戌初夏序

王子重五經制義序

王子子重年弱冠通五經當事奇其才貢至京師予以其五經制義歎美心折旣爲俳儷之文以贈之矣愧其意未有盡也復爲序以贈之曰經學之重於天下久矣學者舍經學則無以爲本也而孔子之言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易之失賊何哉宋儒解之曰詩教溫柔敦厚不能深察情僞故失之愚書敎疏通知

遠未能篤確誠實故失之誣樂教廣博易良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易教潔淨精微學者沉潛思索太過且或害道故失之賊禮教恭儉莊敬學者周旋拘窓泰甚故失之煩春秋比事屬辭是非褒譏泰甚或至犯上故失之亂夫孔子手定六經以教天下後世而預憂其失輕則至於煩奢甚且至於賊亂者何哉善乎宋儒解之曰不善學者習其辭求其義義必有所偏偏必有所蔽善學者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體則亦可以無失矣我於王子五經之文旣愛其得之

則願其得之之深也旣愛其養之則願其養之之固也王子年少氣盛才敏學博其著爲文章廣大悉備他日能以其得之深養之固者施之于事業廸之于身心我不能測王子之所至也使徒習其辭涉其義則漢之匡衡谷永孔光晉王弼何晏皆一時經師之尤也今覩其本傳郎位至三公亦何貴乎爲孔子之徒哉斯言也予向者於俳儷之文未之及也以王子之不鄙夷予而屬余以贈言之義予之所不敢不盡也且以予之受知於王子之尊甫先生而爲其客也尤不敢不盡其意於是乎

言

劉子登文藁序

以予觀子登之文其揣摹成矣尊甫先生尚疑其文過馴正欲歸于奇麗爲萬全必得之伎予笑謂子登曰而翁猶未免得失之見哉當項王縱兵睢水上圍劉季三匝時使大風不從西北起楚軍自潰散季必成擒項王必混一天下後史臣且稱說功德遑咎其不師古不自責乎劉季未央宮成大朝諸侯王奉玉卮起爲父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

多嗟乎當劉季受其父譙讓時卽季亦自以爲不如兄仲也人未得志每不能見信于其親其旣得志也他人于數十世之後懸揣而稱道之以爲得者必當得者也失者必當失者也嗟乎其言誠是若大風特起西北潰亂楚軍使劉季得逸彼大風者亦季之得乎亦項王之失乎其亦可以信矣

甯筆公憶慈齋藁序

讀甯子筆公文八十首奇正淺顯無美不擅歎曰文章之能事盡矣無可加矣旣覯甯子之名其序曰憶慈齋藁竊反覆憶慈之義而知甯子之文所

以盡善葢有其本矣夫文以立言立言者立身之大節立身者立我親生我之身也禮爲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君子所以動天地顯父母惟言與行然人之易其言倍于易其行言之多過百倍于行之多過噫可畏矣人能存其心不忘其親其小者愼于出話其大者必愼于立言故其著爲文章也能不昧聖賢之指而嚴其矩矱審其體要或博大而雍容或渶湛而簡潔內以達其心之聲外以植其載道之器此仁人孝子所謂不忘其親之文也爲勦說爲雷同煩稱飾詞而不顧其理之要

彙其近作曰振古堂二集乞予序予謂昔宋韓稚
圭歐陽永叔同在政府歐不言政事韓不言文章
當時謂兩公各避其所短然攷歐陽立朝臨事明
敏得大體韓公安陽集四十卷詩文皆斐然可觀
詩擬清廟生民文擬伊訓說命是兩公未嘗有所
短也夫詩文者政治之潤色著述者立身之餘技
有爲歐陽之文章而不能政治者矣未有若韓魏
公之政事而喜爾一詩氣象不足壓倒羣製者故
曰文身之章也他人先讀又呂詩後交其人而知
其治行予則習聞又呂之治行而後盡讀其詩知

其才無所不備先後不同同于知又呂而已昔王公伯安擒宸濠旋師江上武宗內侍毀公書生不知兵請與公射公發三矢皆中三軍大驩內侍奪氣去鍾毓謂魏舒曰我之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予于又呂詩亦云然

招鶴集序

余少嬰羸疾頗聞養生家所言導引吐納之術心竊樂之然不肯竟學以爲我輩旣爲儒者則自有保身寡欲愼疾定命之學凡所爲玄牝谷神天根月窟稱說萬方皆非正論可不復介之于懷也況

每在京師見凡求爲長生家言者必早貴富厚之人彼既所欲無不遂則以生爲樂故求長其生若我輩之貧賤坎壈自視存與歿無苦與樂之殊則凡爲長生家言者蓋可廢也然竊闚其大指必凝神以御氣絪縕于無形不出不入綿綿若存伴心不着境心息相依然後可以立命則其說亦幾與吾儒主敬守一與所謂澹泊寧靜者無異彼崇高富厚之人既以得縱其欲爲樂而復何樂而爲寂寞之學哉予同年信陽張子合一以善言長生傾動京師交遊既盛唱酬並發積其詩篇曰招鶴吟

集屬予爲之序竊疑所謂凝神御氣俾心不着境心息相依者其道以寡思慮爲要張子詩卽不假澹思又手立就其于不着境之旨或有蓋乎然果能澹其心與息凝其神與氣則詩之所謂依永和聲之法與杜老所稱陶冶性靈者張子亦必澹知其道有異世之徒工于格律者若招鶴之意則又長生家所稱委羽仙人騎黃鶴而下之也惟張子能自知之而非予之所得而窺焉已

許師六詩草序

今天下同人之衆無不知廣陵兩許子力臣師六

者丙午秋師六始舉于鄉丁未南宮之役卷已得售乃報罷歸里門力臣又北上留成均師六家居悒悒不自得乃泝大江覽秋浦齊山之勝既倦游歸即善病病良已乃集其所得于遊屐藥鐺間者爲詩若干首屬序于予予喟然曰師六之才大矣其爲詩誠工矣使遂得志今且與吾友歌起輩日逐逐長安塵壒中亟起具輕輿良馬入玉堂食大官饌開卷篝筆或叉手淡思習音聲于齒腭鼻舌析微甚極要眇互稱善不自逸豈能挾其清暇之身縱其登臨寫其情志且淡居養疴偃仰自適而

遠積其篇章既多且美若此哉是天以不朽之業委之師六而偬得偬失于所遇者不可謂非幸也雖然是亦予之失志日久習聞于友人相慰之言則然以語師六非篤論也以師六之才必旦暮出入紫禁爲侍從應制之作被筦絃而薦郊廟始足樂耳丈夫生年已三四十即驟得志已使鄧禹笑人况壯盛智慧魏祖之所羨惜而又遲之三年俾我師六以有用之歲月栖遲于游與病之中而自娛以歌詠夫豈作詩之本懷而序其詩者之所羨願乎予在廣陵道旅窮愁拙歡適力臣自成均歸

相見慰勞因序師六詩質之力臣不僅爲師六序
也

愚庵小集序

學者述古往往博極載籍而著作未遑然眞能述
者未有不能作也長孺朱先生覃精訓詁之學所
撰毛詩通義尚書埤傳禹貢長箋諸書皆羽翼經
傳有功儒先以卷帙繁重先梓子美義山二注海
內已爭購其書讀其書者無不樂見其詩文之盛
乃先生則退然不欲以詩文鳴東忝先生戚屬竊
取其存笥藁讀之賦則規撫騷選詩則驅駕三唐

古文詞若序若記若書若論辨若紀傳雜著莫不援經証史義精理愜乃斐然與曰此先生訓詁之學所由總統流畧有功儒先而無弊者乎信夫真能述者未有不能作也聞嘗攜稿若文汪子汪子曰先生詩文于古人誰比東應之曰其文可方宋王魯齋而詩則過之魯齋經解不襲尋常義疏超悟由諸儒之上觀其詩疑書疑可以知其學問之根柢故發為文章典實敦重粹然澤于大雅特魯齋篤意窮經故其詩辭可稱述而先生于少陵老人心慕手追咀英漱潤宜其比與體制有遠勝之

者雖然先生所處視曾齋更難曾齋親受業於何北山上溯文公成公之傳下迨金許柳黃吳宋諸公金華文統世世不絕同時交遊推轂皆宋元間鉅公偉人也先生孤生奮起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同時不必有所推輓獨以其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者卓然獨往於羣疑衆撼之日久之率相與推服爲儒宗可不謂難哉汪子權衡人物最矜慎許可亦稱東言爲然遂以述於先生因請出其集問世是集行海內必有共然東之說者先生經術之蘊其亦可以盡表見於當代已乎

蓼花洲倡和詩集序

庚戌八月初八日汝陰同人招予遊蓼花洲洲去州門北二里兩傍皆水可通淮泗汝汴估舟沿州而泊帆檣鱗集矗矗然可觀也予久客中原不見舟楫臨流長歎有鄉關之思旣罷酒共坐長林中尊伯具筆札屬予為詩得口號五首時有天童法裔恆朗頗解宗風顧予微笑予復呈二偈恆公領之同人爭次韻吟和或七八首得之積八十餘章意取率真義歸諧暢上人旣顯賓主之機同人亦泯詩偈之跡擬之白傅半格半律之間其亦可矣

顧天石詩集序

今天下海隅日出之鄉無雷鑿齒之域其人無不知誦法碎䠗園顧先生所丹黃甲乙之文及其注撰詩古文辭與制舉業者先生寬和沉靜與人交外若落落𢓮𢓮不爲煦煦燕燕而中抱至性好汲引氣類見人一字之善即不識其面稱獎不啻口其不能爲文者雖日出其金玉錦繡洶洶拳拳奔走于先生之門不爲動也辛卯壬辰間予方讀書荒江寂寞之濱不敢與洶洶拳拳者流角逐聲華之末先生于選例中獨推許予能卓然不與俗同所

許論能與先生合天下由是稍稍益知予而予所甲乙丹黃之文亦得齒先生後觀先生之遇予若此則凡後進之士其得承先生之推許而不至懷才淹沒以老者概可知矣因念古人達賢有後之說以爲不可誣而先生顧遲至四十後始連舉丈夫子六人而長公天石才譽傑然最先發蓋其生時既有徵祥播聞海內迨年未毀齒即矢口成詩比之子美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也及年十一二則詩學已大成古歌長篇及排律至數百十韻莫不擩管立就汪洋𣶒淼權奇曲折上友蘇李下

狎元白使讀者皆震慴奪氣謂奇才天縱非尋常蚤慧可相比擬卽欲歸美于先生之家學亦以爲不能遽至此然以符于達賢有後之說則果信而有徵矣先生縱窮老不得志今有子若天石天亦何負于先生哉獨念予生平既荷先生推許之力得稍稍見知于世度無以報先生惟念與天石爲忘年友竭其齒牙之餘論使天下莫不知天石或可報先生于萬一今天石之才又無待予効齒牙之萬一是將終其身無以報先生也此予之所爲愍然不能安者也又何以序天石之詩哉